



甘子日報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【第1127期】

封面

2026年7月10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:边强

5

记录时代
见证历史
传承文化

立足甘孜
放眼世界
创建未来

精彩导读

6

康巴人文

崩科二楼的风

在所有关于重量的记忆里，最扎实的一次，是小时候从草甸跑回来，一头扎进她怀里。她抱着我，怀里还有更小的弟弟。

7

康巴文学

早春的草坡

枝头的桃花开得艳丽/仿佛从前尘赶来/奔赴一场旷日久远的约会/个个开得奔放，热情/心生欢喜

8

文化视野

深海中的生命乐园

广袤的蓝色海洋，是无数生灵赖以生存的家，也时刻上演着残酷又平衡的自然法则。

副刊

26元工资 与近6000斤牛粪

这种极致的较真，源于吉嘎早年的经历。1959年，吉嘎从甲根坝小学毕业，因家贫辍学。这段经历，让他后来在面对那所随时可能关门的村小时，无法拒绝。

1978年建成的玉龙西村小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孤岛”。前三任公办教师，如候鸟般来了又走。第一位任教九个月，第二位坚持了一年多便病倒，第三位婚后便再未归来。1982年，学校彻底停课。乡干部找上门时，吉嘎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，怕耽误了孩子们。但他最终还是接下了这副重担。

“那就先试一下。”这句随口的承诺，他守了27年。学校坐落在山坳里，风大得能把屋顶掀翻。“碎石泥巴垒的墙，木板上压着大石块。窗户破了，用纸糊着。教室里没有桌椅，长木板架在石墩上就是书桌，木凳、石凳就是椅子。”在吉嘎的记忆中，那段日子虽然很苦，但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是最为宝贵的。

那时候，全校只有吉嘎一个老师，两个年级。吉嘎先给一年级讲完，布置好作业，再跑去隔壁给三年级上课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便老师不在，教室里也鸦雀无声。那些被贫困和闭塞包裹的孩子们，用近乎虔诚的安静，回应着外界知识的召唤。

比教学更难的是生存。在玉龙西，衡量财富的单位不是金钱，而是牛粪。

冬天，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。为了取暖，吉嘎必须带领孩子们在春夏季节捡拾干牛粪。这不是游戏，是生存。一年近6000斤牛粪，是他们对抗严寒的武器。

吉嘎当时的月薪仅有26元，但这没有阻挡他对“体面教育”的追求。当得知有1000元改善资金时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去30多公里外的森林伐木，再用自家的马驮回学校。那个夏天，锤子敲击木头的声音回荡在山谷。他和木工一起，制作了18张新课桌。当孩子们把书本放在光滑的桌面上时，那种从未有过的庄重感，让吉嘎觉得，所有的苦都值得了。

后来，孩子们一个个真的走出了大山。吉嘎粗略算来，从曾经的“孤岛”小学走出去的学生里，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，其中不少读了本科。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进了机关成了公务员，还有的穿上了军装保家卫国。

如今，吉嘎的手机会时常响起。电话那头，常常是那些早已为人父母的学生。他们没有太多华丽的话，往往只是简单地说一句：“老师，注意身体。”虽然大家很少再聚，但那份牵挂一直都在。

吉嘎知道，这些孩子们没有忘本。“那时候条件不好，我们都以为读不了书了。”一个学生在电话里曾这样对吉嘎说，“幸好有您当年的坚持，才照亮了我们走出大山的路。”

国旗与根脉

2001年，从贡嘎山镇去玉龙西村的公路通车了。一条仅能通小车的毛坏路，终结了物资全靠人背马驮的历史。一些爱心人士捐赠，终于能顺畅当地运进学校。

采访中，吉嘎讲起一件小事。有一年，常年向学校运送物资的林强问他还需要什么，他没有要电视机，也没有要生活用品，而是说：“学校的国旗旧了，我想换一面新的。”这个答案让见惯了世面的林强颇感震撼。在吉嘎看来，爱国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，而是每天在雪山之巅准时升起的那抹红。他要让孩子们知道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

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，成了他后半生编纂辞典的精神来源。而这份坚持，恰好与国家的文化脉搏同频共振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”。当吉嘎在电视新闻里听到这一表述时，他激动地拍着大腿对家人说：“你看，我做的事是对的！总书记都关心着我们的文化呢！”

从那一刻起，吉嘎对编书的意义有了新的理

八旬吉嘎的『孤本』人生

贡嘎山下

◎全媒体记者 兰色拉姆 王朝书 文/图



① 吉嘎在校对书稿。
② 吉嘎和林强合影。
③ 吉嘎翻阅书稿。



年轻时的吉嘎在玉龙西小学。

留住乡音

吉嘎的家不大，陈设简单。当他把那摞厚达233页的手稿搬出来时，屋里顿时有了不一样的气息。随手翻开，泛黄纸页上满是或黑或红的批注。2005年正式退休后，吉嘎作了一个决定，要编纂一部木雅语相关的词典，拯救这一濒危语言。“木雅”是古籍中记载的古老部落，历史上所称的“木雅热岗”，即如今横跨康定、道孚、雅江、九龙等地的区域，居住在此的藏族被称为“木雅娃”。然而，由于使用场景较少，加之现代社会冲击，木雅语已被学者认定为濒危语言，全球研究者寥寥无几。

守护母语的念头，就此在吉嘎心中扎了根。只读过小学的他下定决心要做些实事，从打定主意那天起，吉嘎为了实现这一愿望，前后花费了15个年头。这期间，他克服病痛折磨，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每晚睡前在脑中梳理内容、打好腹稿，第二天再学着用电脑录入打印。“最后整理出了5600多个词条。但我不能只记音，还要让大家看懂，所以我下了狠心，要把这些词翻译成藏语、汉语，还要标上国际音标，加上英语。”吉嘎说，只有这样，木雅语才能真正传下去。

这条路耗尽了吉嘎半生的积蓄。本身收入微薄的他靠着极度节俭，把省下的钱都投入了编书的事业，就连偶尔所得的稿费也尽数投入其中。虽然有亲友们解囊相助，但他也交过“学费”。有一次，他重金聘请一位翻译，最终成果却远未达到预期，这笔冤枉钱让他至今记忆犹新。同一个词组，在不同县域的发音各有区别，吉嘎逐一标注，厘清差异。为了让这些词条准确可靠，吉嘎成了“求学者”，先后拜访了著名学者、社会各界人士等150余人。

最艰难的是分类。吉嘎参照汉语词典的结构，结合藏族生活习俗，将词语分为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等。仅名词就细分为服装、食品、花鸟、畜牧、宗教等60个小类。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草稿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，用一音一字、一笔一画整理出来的。

《木雅藏语方言词汇》的背后，还藏着吉嘎与原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强跨越30年的信任。1989年，二人初识于玉龙西村；2009年，两人徒步探访吉嘎早年送课时走过的冷嘎措。那片曾被视作秘境的海子，如今游人如织。当年，吉嘎用木雅语与牧民自如交谈，语调如吟似唱，林强则在一旁默默记录。正是这份笃定的情谊，让吉嘎在完稿后，毫不犹豫地把手稿托付给了他。

面对这摞浸透心血的手稿，林强没有推辞，全力承担起出版发行的奔走之责。为了让书稿更权威，林强携稿赴京，找到了国家语委原副主任、教育部语用司原司长姚喜双。“这是为国家保存文化基因。”姚喜双的话，让吉嘎和林强备受鼓舞。而在实地调研中，两人的足迹更是遍布深山。

走访时，一些木雅老人听说吉嘎想将本民族的语言记录下来，都很激动。他们再三问，能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书出版。看着老人们殷切的眼光，吉嘎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。

2023年，这部著作成功纳入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“十四五”时期重点项目规划。有了政策支持，《木雅藏语方言词汇》不仅能顺利出版，吉嘎还拿到了近百册样书。面对这些样书，他拒绝了售卖的建议，全部无偿赠送。“如果是为了钱，根本坚持不下来。”吉嘎说，“我唯一的愿望，就是为民族语言尽一份力。”